

同



歇浦潮

海上说梦人 著

歇
浦
潮
(上
册)

司马丁
陈 金
为 牛
标
点



书名题字:张敏

封面画:亚雄

歇浦潮（上册）目录

第 一 回	避难依人贞心匪石 架词试节巧舌如簧	1
第 二 回	接匿名信老爷动怒 诉覆盆冤爱妾撒娇	12
第 三 回	乖案目移花接木 恶科长换日偷天	24
第 四 回	聚餐会竭力争口腹 检方书拚命省铜钱	37
第 五 回	呼将伯和尚鸣冤志 慕共姜女郎矢志	51
第 六 回	双方得利姑息争端 一榻横陈快谈报馆	65
第 七 回	莽郎君黑夜逞蛮威 痴女儿深宵惊幻梦	78
第 八 回	惑雌黄莲心忍苦酸 窥秘密梅子留酸	92
第 九 回	生子丧子一半喜一半悲 解铃系铃一半真一半假	104
第 十 回	观新老剧旅馆订幽盟 发骚娼寮闹笑话	118
第 十 一 回	访桃源老翁逢烟妓 逛名园主笔遇仇家	132

第十二回	影戏场有女怀春 番菜馆群公就食	145
第十三回	吃官司队长受奇羞 想议员公民发狂热	158
第十四回	选举运动成笑史 婚姻反覆堕奸谋	171
第十五回	写状辞满腹牢骚 露机关一无意	185
第十六回	一观察无有撞木钟 两侦探有心敲竹杠	198
第十七回	肆恐吓惊散野鸳鸯 巧安排出示真凭据	211
第十八回	荔香园侍儿报信 蕙芳楼流氓拆梢	224
第十九回	杀爱妾老爷再装腔 访小妻大妇初设计	237
第二十回	赠巨金美入仗义 出重洋浪子逃生	250
第二十一回	庆宜家丈夫迁金屋 感阅墙公走天涯	263
第二十二回	拍马屁吮痂舐痔 杀风景叱燕嗅莺	276
第二十三回	吃苦头良宵推磨 使酸劲暮夜摧花	291
第二十四回	贪财汉一心下辣手 急色儿两面做人	306
第二十五回	重罹绮障名媛伤怀 初惹情魔狂童适意	321
第二十六回	假从良莲子依心 真恣浴桃花人面	336
第二十七回	漫天地布局瞎子心 蓦逢仇冤家路窄	351

第二十八回	逞利口再用机谋 开华筵大变戏法	365
第二十九回	行酒令当筵飞巨盞 闹洞房立地赋新诗	379
第三十回	扯丝巾无端泼错奸 熄电灯有意藏奸	393
第三十一回	屈膝盖有愧男儿 挨耳光可伶妓女	407
第三十二回	泄春光无心闻密语 看夜戏信口发狂言	421
第三十三回	遇事生风奸谋百出 拖人落水妙计连环	435
第三十四回	受没趣狂夫丧气 遭侮辱少妇寒心	449
第三十五回	百箱土狼狽行奸 一封书妻舅交恶	463
第三十六回	薄命女空门悲祝发 负心妇醋海怒掀波	477
第三十七回	酸溜溜一场胡闹 怒冲冲满腹阴谋	491
第三十八回	推波助浪激走娇娘 殒雨尤云潜来荡妇	504
第三十九回	太糊涂人何梦梦非 真狡猾想入非非	517
第四十回	怪现状何堪目睹 丑官僚到底心虚	531
第四十一回	考知事腐儒吐气 释偷儿会长求情	546
第四十二回	强迫分产贫士毁家 诈欺取财律师入狱	559
第四十三回	情脉脉鸛鵲同心 恨绵绵鸳鸯共命	573

第四十四回	蕴恶果大起革命军 展鸿图小试拿云手	587
第四十五回	兵败城西军曹丧胆 营迁闸北司令无颜	601
第四十六回	谋侦探欺心卖友 开公司着意投资	615
第四十七回	三等奖谋士张罗 一餐饭党人入网	630
第四十八回	敲竹杠嗇夫难叫苦 掳木梢浪子枉含酸	644
第四十九回	坐汽车奸谋枉费施 寄包裹毒计频施	658
第五十回	泄机关弄巧反拙 访消息因爱成仇	672

第一回 避难依人贞心匪石 架词试节巧舌如簧

歌浦寒潮日夜浮，浦边幻景逐波流。琼楼十二巢狐兔，珠履三千走马牛。愧我优游消岁月，凭谁点缀续阳秋。手持秃笔无聊甚，旧事新闻一例收。

这一首诗便是《歌浦潮》的缘起。据说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复以来，便换了一番气象。表面上似乎进化，暗地里却更腐败。上自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蒙着一副假面具，虚伪之习，递演递进。更有一班淫娃荡妇，纨绔少年，都借着那文明自由的名词，施展他卑鄙齷齪的伎俩，廉耻道丧，风化沉沦。那时有一位过江名士目击这些怪怪奇奇的现象，引起他满腹牢骚，一腔热血，意欲发一个大大愿心，仗着一枝秃笔，唤醒痴迷，挽回末俗。无如天嫉奇才，文人命薄，那年这名士，为着一件痛心之事，得了个咯血之症，卧床半载，遽尔召赴玉楼。易箴的那天，在下也在他床前视疾。他却把这一件心事，重重托付了在下。无奈在下半年甫及冠，阅历有限，得了他遗命之后，一连数载，未得只字。朋友之托，几将置之脑后。近日涉足社会以来，觉得见见闻闻，每况愈下，追忆名士的一番议论，果然大有见地。在下虽然不学无术，却不可辜负了他的遗志，因此撙拾些野语村言，街谈巷议，当作小说资料。粗看似乎平常，细玩却有深意。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若问是真是假，连做书的也不大发明。看官们只消记着《红楼梦》内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二

语，便是读本书的总诀了。要知《歇浦潮》如何开场？请列公略静一静，听在下慢慢道来。正是：

好从牛渚燃犀照，且向螭庭铸镜观。

闲言少叙。却说上海城未拆时，与租界最接近的，便是新北、老北二门。老北门内沿城根，有一条捷径，可通新北门，其间又岔出几条小弄。内中有一条萨珠弄，居人以讹传讹，便叫他杀猪弄。这杀猪弄内，居住的并非屠户，却是些经纪人家，大都在北市营业，早出晚归。一则房租廉，二则出入便。因此这弄内居户，真是鳞次栉比。即有最精细的调查员，也不能指出户口详数。其间有一户姓王，乃是婆媳二口，左右邻居听他们讲的是一口宁波话，顺口称作宁波人家，老的是宁波妈妈，少的便是宁波嫂嫂。这宁波妈妈母家姓李，今年已有五十上下年纪，却还精神爽健，强饭加餐，为人甚是和善，不过爱管闲事，每每受着许多闲气。她媳妇邵氏，才只二十一岁，身材很是伶俐，面貌却也不弱，惜乎命犯孤鸾，成婚未及半年，她丈夫忽然一病身亡，邵氏抚棺大恸，当时欲以身殉，念及老姑在堂，无人侍奉，只得含辛忍痛，靠着十指尖尖，做些女红，度这苦雨凄风的日子。忽忽日月，不觉又是一年。那日邵氏正绣着鞋头花样，李氏却在穿理冥铤。忽听得外面砰砰砰三声炮响，接着一阵吹打，夹着些哭声。李氏自言自语道：“大约对门陈家的媳妇入殓咧。自我家云儿死后，弄内足足死了十来个人，这地方可称是一个不祥之地。那陈家的媳妇，不但人材好，而且性格温柔，她丈夫也生得十分漂亮，小夫妻两口子，每逢礼拜日，手挽手的出外游玩，何等快乐。目今女的为了产后血崩病致死，不知她丈夫怎样的悲恸。”李氏说时，邵氏眼圈儿早已红了。李氏触景生情，想起儿子在日光景，一阵心酸，两行老泪，不由的夺眶而出。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推门进来，一眼见她婆媳两个，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的模样，笑道：

“咦，别人家死人，要你们婆媳俩伤心什么呢！”李氏认得是陈家的梳头娘姨张妈，不觉破涕为笑道：“你主子家死了人，又不带你到棺材里去的，你躲到这里来则甚？”张妈道：“我家少奶奶，平日待我甚好。我本欲待入殓时痛哭一场，不料方才道士贴出字儿，我生肖第一个犯忌，所以到你家来暂避。”一面说，一面拿起邵氏绣的那只花鞋，赞不绝口道：“嫂嫂绣得好花样，这粉红鞋面，配上墨绿颜色的花朵，煞是好看，不知那一个有福的姑娘，得穿你亲手绣的这双鞋子啊？”邵氏听说，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张妈猜着她的心事，便道：“嫂嫂看破些罢。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世间无不散的筵席，不过迟早些罢了。嫂嫂青年守寡，原是件最痛心的事。无如死者不可复生，悲伤何益。而且嫂嫂盛年美貌，又何必苦坏了身子，令死者在地下不安呢！”邵氏强作笑容道：“妈妈说那里话。我听得你家那位奶奶，为人十分贤慧，可惜没寿，也是天地间一种缺陷。像我这样薄命人，还留在世间，却把人家恩爱夫妻，生生的拆散，岂不是阎王爷爷没了眼睛么！”说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哽不能声。张妈也陪她淌了几滴眼泪。李氏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连阎王爷也好信口胡说的吗？”张妈道：“也难怪嫂嫂，像我这般没用的人，却老而不死，大约阎王爷真瞎了眼睛咧。”说罢又道：“哎哟，我只图自己说得爽快，竟忘却妈妈咧，该死该死。”这句话引得邵氏也笑将起来。

不一会，陈家大殓已毕，张妈自回家内。那时死者灵前已设了垫，张妈叩罢头，忽见死者的丈夫陈光裕，正独坐一隅，掩面流涕，即便上前劝慰了一番。光裕始稍稍收泪，毕竟悼亡心切，晚间睡在床上，一灯独对，万籁无声，觉得孤孤单单，凄凄冷冷，想起娇妻在日，枕边被底，软语温存，而今宛如隔世，不由的肝肠寸裂，足足哭了一夜。次日便茶饭少进，精神恍惚。一连数日，皆是如此，把家中人都吓坏了。他父亲陈浩然便要替他续娶。光裕

听说，大大不悦道：“大凡妇女没了丈夫，大都守节终身。即欲再醮，也须待三年服满。惟有男子丧妻，便急图续娶，这也是历古相沿，男尊女卑的恶习。然而从未有首七未过，便议及婚事的。你们想出这条主意，非但陷生者于不义，而且也忒煞看轻死者了。”浩然见他固执，只得罢了。幸喜光裕隔了几天，渐渐回复原态，家人私相庆幸，连张妈也代他们放下了一块石头。不多时这件事便传进王家婆媳耳内，李氏并不在意，邵氏为着此事，却定了半天神。恰巧这年上海革命军起义，九月十三那夜，白旗一扬，遍地响应。也是满清末造，亲贵弄权，激动民气所致。那时最高兴的，便是一班商团会员，个个摩拳擦掌，兴匆匆的去攻制造局。幸得沪军防营兵士相助，才将制造局攻破。可怜商团中已死了几个热血的少年。其实这班人都仗着一团高兴，出生入死的为他人争荣博誉，临了只领得一枝新枪，奖着一块急公好义的铜牌了事，做书的替他们大不值得，这都是后话不提。当夜又有一班人乱烘烘烧了上海道的头门。次日便有一个民政总长，一个沪军都督出现。大局既定，居民有些还在睡梦中，糊里糊涂的渡过了一朝世界，这也算上海人民的大幸。谁知内地忽然起了一种谣言，说清政府派了十万北兵，由天津出发，不日到上海来决一场大战。因此城内居民，大起恐慌，纷纷搬往租界躲避。王家婆媳也打点避地之策。李氏意欲回宁波原籍，邵氏因原籍并无亲属，与客地一般无二，还是上海有几家姊妹行来往，若到宁波，一则人地生疏，二则两代孤孀，难保不受人欺侮，三则宁波未必不遭革命影响，因此执意不去。两方面正在不能解决的时候，忽然张妈笑嘻嘻的走了进来。李氏便问他可曾预备逃难？张妈道：“我本想不走的，经不起陈家太太，苦苦的叫我一同到她亲戚家去，我也不便推却，明天早起，便要动身，故此我特来告诉你们一声儿。”李氏道：“恭喜你有了去处，我们还没处投奔呢！”张妈问其所以，李氏便把自己要回宁

波，邵氏不肯的话说了一遍。张妈道：“上海住惯的人，要回乡下去，却是样样不便，难怪嫂嫂不愿意了。我却有条主意不知行得行不得？陈家的那门亲戚，住在新闻，听说宅子是自家造的，房屋很大，你们人口又少，家具无多，何不向陈家商议商议，借他一间暂住，大不了贴还他家房钱罢了，那时我们都在一起，岂不更有照应。”邵氏道：“只恐他们有钱人家，不把我们穷人放在眼内，那不是自讨没趣么！”张妈道：“那可无虑。陈家的排场，你们是知道的。讲到他家这门亲戚，我有时见那位奶奶，同着二位小姐到陈家来，虽是珠钻满头，绮罗遍体，却都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富豪习气的。况且嫂嫂生得美人儿似的，我见犹怜，谁敢轻侮，只恐他家姊妹得了你，反恨我老物讨厌咧。”邵氏听说，啐了一口。李氏道：“话虽如此，不知陈家肯不肯？”张妈道：“这事包在我身上。”

说罢，回到陈家，径进内房来找太太。这太太今年已有四十四岁，素性爱洁，所以面上常扑着满脸的粉，梳一个小小髻儿，插着黄澄澄的金押发；垂着两片假鬓，却是发光可鉴，香气扑鼻。身穿玄色绉纱棉袴，高高耸着条元宝领，露出白夕法布衬衫。家常不曾系裙，穿着桃灰绉纱棉袄。四寸金莲，盈盈的贴在地上，正指挥仆妇收拾衣服。张妈一见，便把王家的事说了。这太太赋性仁慈，听了便说道：“目今扰乱时世，可怜她两个女流之辈，无亲无眷，教她们投奔何处。既然她爱和我家同住，幸得那边房屋大。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把旧邻变作新邻，却是再好没有，你快去叫她们收拾收拾，把细软的随身带去，笨重的可弃则弃，值钱的堆在我家，横竖这里有人管着呢。”张妈大喜，三脚两步奔到王家，向李氏婆媳说知。她婆媳两人自然欢喜，当日便把应用衣服装了两箱。又把零星物件打了一个大包裹，余下的桌椅台凳，一古脑儿央人搬进陈家。这夜婆媳二人通宵不曾合眼。次日清晨，张

妈便来叫他们到陈家会齐。浩然自愿留家看屋，光裕押着箱笼物件先行。太太带着两个干女儿，和张妈李氏婆媳等一千人，赁了几乘黄包车，一窝儿向那亲戚家而来。这亲戚便是陈太太的娘家。原来陈太太母家姓钱，父亲在日，曾开过一家丝栈，故此家道颇为殷实。其母周氏，生下一子一女，子名如海，便是陈太太之弟，娶的是薛姓之女。已生了两个女儿，长女秀珍，年十七岁。次女秀英，年十五岁。都生得粉装玉琢，娇艳如花。这年上海城内闹了革命，老太太第一个着急，三番两次的着人进城接女儿来家，一面腾出一间空房，预备他娘儿们居住。那天光裕带着个仆人，押了四辆小车，到他家门首。老太太得知，即命娘姨们帮着车夫，七手八脚的把箱笼物件搬进里面。打发车夫走后，老太太便问光裕：“你娘怎么还不来？”光裕道：“母亲少停便好到了，她还命我带信给你老人家。只因我家对门有两个女人，平日为人原是好的，目今为着逃难没处投奔，所以我妈叫她们合伙同来，意欲借这里暂住几天，缓缓再找地方安顿，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老太太道：“若说是女人，有何不可呢，只恐她家还有男子进出，那就有些不便了。”光裕道：“这件事你老人家无须虑及，她家两代寡居，哪里来的男人进出。”老太太道：“什么两代寡居？莫不是去年你母亲所说那个王家的小寡妇么？”光裕道：“正是她家婆媳。”老太太笑着向薛氏道：“这倒好极了。听说这女的年纪还轻呢，不但人材俊俏，而且性情和淑，夫故年余，上有老姑，下无儿女，难为她仗着十指做些女红度日，也算妇女中难得的了。那日光裕没了媳妇，我还同你谈及，若能央一个媒人，把他们一对鳏夫寡妇，厮并拢来，倒是一件好事。后来光裕闹着脾气，我也把这件事儿忘了。不料今儿竟不期然而然的挤到一块来，可不是一件绝妙奇闻吗！”说着笑了。

光裕听说，不觉面上绯红，正要分辩时，听得外面人声鼎沸。

一个佣妇慌慌张张进来，报说陈家姑太太来了。原来乱事一发生，那班黄包车夫，见避难人多，便都奇货可居，索价非常昂贵，自老北门雇车至新闸，往常只须七八十文，今天这几个车夫，见陈太太等一千人，都是女流之辈，还携包带裹，便想敲她们一个竹杠，要五角小洋一辆。后来缠了半天，才讲定三角一辆。到了门口，那拖陈太太干女儿的车夫说，一辆车坐了两个人，定要加一角钱。陈太太不肯，因此便争执起来。幸得一个红头巡捕走来，才将这班车夫赶开了。那时老太太已带领媳妇孙女等迎将出来，一眼看见她女儿身旁站着个美貌女子，年纪约在二十左右，淡妆素服，丰韵天然，暗想此人大约便是王家的孀妇，果然生得俊俏。光裕已将老太太答应王家婆媳居住之说，暗暗告知他母亲，陈太太心中暗喜，便替她婆媳们引见过了，才一同进内，李氏从未到过大户人家，见钱家客堂中铺陈华丽，不觉念起佛来。薛氏又引他们到预先备下的房间内观看，陈太太见箱笼乱堆满地，靠里墙设着一只红木大床，横头一张双人铁床，帐帷被褥，都铺设得舒舒齐齐。近窗排着一只棕榻，是预备给下人睡的。其余桌椅台凳，虽然半中半西，却布置得井井有条。陈太太看罢，向薛氏称谢道：“我们一来，又劳妹妹费心，很觉过意不去。”薛氏笑道：“姊姊说那里话。自家人客气什么，姊姊若不怪我们陈设得不伦不类，已是万幸了。不瞒你说，我原想排一房间外国家伙的。老太太说，外国家伙怕你不喜欢，因此排成这一个半中半西的房间。她老人家的意思，着实疼着你呢。”说时笑得钗钿乱颤。忽见老太太也颤巍巍的来了，薛氏即忙敛住笑容，让老人家坐下。老太太对她女儿道：“我在先打算你睡了大床，铁床让徐家姊妹睡。既然王家嫂嫂们来了，只可教徐家姊妹同我家秀珍秀英两个孩子睡，横竖她们两人各自占着一张大床呢。王家婆媳就在铁床上安歇便了。”邵氏道：“我们婆媳二人，避难来此，得蒙老太太容纳，已是万幸。讲

到安歇的地方随便那里都可使得。若教徐家小姐让我们，反令我们深抱不安了。”李氏接口道：“不错，我们婆媳俩不论厨房柴间，都可睡得，又何劳老太太操心呢。”老太太笑道：“你们也不须客气，徐家姊妹原同我家两个丫头怪亲热的，那天我硬派她们住在这里，秀珍姊妹还和我争了半天。今日也是天假其便，你婆媳来了，仍教她们小姊妹聚在一起，她们也不必杀风景咧。”陈太太也劝李氏婆媳不必推却，即命张妈在棕榻上睡，大家都不寂寞。这边徐氏姊妹，也愿意和秀珍姊妹同住。这徐氏便是方才所说陈太太两个干女儿，乃是她亡嫂何氏的表妹，一个叫掌珠，年十六岁。一个叫爱珠，才只十二岁。父母双亡，由姨氏带领成人。自拜了陈太太干娘之后，一向住在陈家，因此和秀珍姊妹十分亲热，一听说她们住在一起，都欢欢喜喜的奔回房里去了。

陈太太等忙忙碌碌安排箱笼完毕，已是午牌时分，外面开进饭来，乃是四荤二素，家常小菜。薛氏随着进来说：“今天仓卒，不曾备得肴馔，请姊姊莫怪。”陈太太笑道：“日子长呢，你若要每顿如此客气，岂非教我们食不下咽吗。”薛氏带笑退出。众人用罢饭，陈太太到她娘房中去闲谈。李氏随着张妈到外面各处游玩。邵氏独自一人闷坐房内，一抬头见壁间挂着一张半身放大照像，乃是个中年男子，西装打扮，状貌魁梧，精神奕奕，暗想此人大约便是陈太太的兄弟钱如海了。听说他在内很有势力，可怪这小照上面貌，好似在那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正在呆呆出神的当儿，忽然门帘一起，薛氏笑微微走了进来。邵氏慌忙起身让坐，薛氏笑道：“嫂嫂，你不用忙，我见你独自一人，怪沉闷的，因此特来找你谈谈，我们坐着讲罢。”邵氏道：“难得奶奶不弃，也是贫妇之幸。”薛氏笑道：“什么贫啊富啊，谁不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所生，一出了世便要论贫论富，分尊别贱，我生平最恨不过这些浮文。你若再说这个，便不像自家人了。我且问你，你今年

几岁了？”邵氏回说二十二岁。薛氏又问她家世，原来邵氏原籍镇海，十岁上丧母，父亲乃是个穷秀才，处馆度日，故而邵氏也略略知书识字。那年她父因在原籍穷愁不堪，只得携女来沪觅馆。谁知书生缘慳，恰值上海私塾改良之际，这老学究有谁请教，只弄得山穷水尽，典质一空，无奈何只得在老北门城脚下摆一个测字摊，每日赚进几十文糊口。然而上海居，大不易，开销浩大，父女二人，仍不免前吃后空。有一天李氏也来测字，恰巧是同乡人，谈及家中还有个女儿，李氏便说自己也有个儿子，现在洋行中做细崽，每月十几元进款，那时便有攀亲之意。后来李氏见测字先生的女儿，生得十二分人材，便一心娶她做养媳妇。测字先生也因人口累得够了，巴不得早一日出脱，自己替男女推一推命造，却是福寿双全的，便一口答应了，择日童养媳过门。岂知测字先生命途多舛，女儿出阁未及一月，他自己得了痢疾，缠绵数月，一命呜呼。幸亏女婿代他殡葬尽礼，李氏待媳妇服满之后，急急令两小夫妻合卺，自己准备含饴弄孙。不料她儿子先天薄弱，兼之床头人美丽过人，燕尔新婚，未免欢娱太过。不上半年，便成了痨瘵之病。邵氏躬侍汤药，衣不解带者月余，无奈人力不能回天，眼见得丈夫一病不起。这都是已往之是，邵氏见薛氏动问，略略说了一番，讲到伤心之处，不由的珠泪双抛，哽咽不能成句。薛氏也不免怆然叹息，便道：“嫂嫂你也不必伤感，岂不闻彩云易散，好事多磨，古今来不知误杀多少佳人才子。总而言之，世味二字须得有甘有苦，倘若人人都是淡然过去，便不成世界了。不过造物弄人，却把佳人才子偏在苦一面，愚妇村夫偏在甘一面，因此世上又幻出无限波浪，其实都是镜花泡影，百年而后，形迹全无，甘苦二字，何须介意。莫说你系出寒素，少年受了无数磨折，即如我母家，虽非大富，也可称得不愁衣食的人家，岂知我自幼失恃，父亲娶了后母，我却一般有吃有穿，然而受那无形的磨折，较

你忍饥挨冻更苦，我那时何尝有一天快乐。后来父亲请了位门馆先生，教我念书，我愈识字，愈觉得所处的境地悲痛。那先生见我终日愁眉苦脸，问其所以，我便把心事讲给他听。他原是个失时的名士，多年落魄，已有出尘之想，平时参观佛典，颇有心得，当时便开导我无数玄机，我闻教之后，顿时大悟，从此便随遇而安，视天地如寄庐，无愁无虑，到如今你看我长得这般痴肥，所以我劝你莫向甘中味苦，须从苦外求甘，那才是养身之道呢。”

邵氏听说，心中颇为惊异，暗想不料这位夫人，出身豪富，却能说出这种大澈大悟的议论，便道：“奶奶高见极是，贫妇遵命便了。”薛氏笑道：“又来了！我叫你不用提起贫富二字呢。”说时见李氏已随着张妈回来，张妈一见薛氏，便道：“原来奶奶也在这里。”薛氏随向李氏存问，李氏反有些局促不安起来。薛氏又同她们讲了些家常才去。临走时，叫邵氏得空到她房中去坐坐。邵氏待薛氏走后，细玩她方才一片议论，果然大有阅历，心中不胜钦佩，暗道：这位奶奶倒是个大贤大慧人物，也是天缘凑巧，为着避乱相识。目今既在一处，必须当她个闺中良师，时常请她些教益，不可错过了机会。这夜钱如海回家，先到他姊姊处问候。邵氏无处退避，只得腼腆着同他相见。如海见邵氏姿容美丽，丰致夺目，心中暗暗称羨，一回房便问薛氏，姊姊那边有个带孝的少妇是谁。薛氏笑道：“你这野猫精，一见了美妇人，便和黄鼠狼遇着小鸡一般，滴涎欲馋，千方百计的弄上了手。隔几时觉得厌了，便弃如敝帚。那年为了姓施的女人，险些儿闹出天大乱子，幸得倪老爷同你相好，才能含糊了事，然而已足足化了整千银子，你难道闹得还不够吗？”如海笑道：“你又要缠到歪里去了，我不过打听打听，你偏有这许多唠叨，究竟这妇人是姊姊家什么亲戚呢？”薛氏道：“若说这人，来头着实不小。她并非陈家亲眷，乃是邻舍家的一个孀妇。”如海道：“孀妇吗？那就好极了。”薛氏道：“呸，你莫做